

東塾讀書記

東塾讀書記卷十五

番禺陳澧撰

鄭學

鄭康成戒子書云。念述先聖之元意。此自言其所學。本諸先聖之語。則學記注有云。所學者聖人之道。在方策。孔疏云。鄭恥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。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。澧謂鄭恐他人嚮壁虛造。故又云在方策也。鄭君論學大旨蓋如此。

孔冲遠云。禮是鄭學。月令明堂位。禮記疏。皆有此語。考兩漢書。儒林傳。以易書詩春秋名家者多。而禮家獨少。釋文序錄漢儒曰。鄭君外。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。惟馬融。注禮記者。惟盧植。鄭君盡注三禮。發揮旁通。遂使三禮之書。合為一家之學。故直斷之曰。禮是鄭學也。

盧子幹云。修禮者。應徵有道之人。若鄭君之徒。後漢書。然則鄭君禮學。非但注解。且可為朝廷定制也。袁彥伯云。鄭君造次顛沛。非禮不動。後漢紀卷二十九。○後漢紀之語。皆撮會諸古書。非袁彥伯虛造。然則鄭君禮學。非但注解。實能履而行之也。孔子告

顏子非禮勿動。顏子請事斯語。鄭君亦非禮不動。故范武子以為仲尼之門。不能過也。

六藝論云。注詩。宗毛為主。毛義若隱略。則更表明。如有不同。即下己意。使可識別也。釋文。此鄭君注經之法。不獨詩箋為然。周禮序云。二鄭同宗之大儒。今讀而辨之。即下己意也。辨。後漢書儒林傳云。鄭君本習小戴禮。後以古

禮序所謂如入宗廟。但見禮樂器。謂何邵公羊序。則如觀武庫。但觀矛戟矣。鄭學非何所及。可於兩序見之。

周禮注。與先鄭不同者。則云。謂尙書大傳注。以大傳爲非者。則云。或疑焉。駁五經異義。每條云。園之聞也。蓋說經不可不辨是非。曲禮。毋雷。同。注云。人之言當各由然。辨先儒之說。其辭氣當謙恭。不可鬻爭求勝也。其箴膏盲。發墨守。起廢疾。則不然。有云。鄉曲之學。深可忿疾者。此以何邵公三書。有害於經學風氣。不得不忿疾。又何之年輩。不在鄭之前。不妨正言相非也。

雜記下。上大夫之虞也。少卒卒哭成事。附皆大牢。下大夫之虞也。牲牲卒哭成事。附皆少牢。注云。卒哭成事。附言皆。則卒哭成事。附與虞異矣。孔疏云。鄭以士虞禮云。三虞卒哭。他用剛日。先儒以此三虞卒哭。同是一事。鄭因此經云。上大夫虞用少牢。卒哭用大牢。其牢既別。明卒哭與虞不同。鄭引此文。破先儒之義。故云。卒哭成事。與虞異矣。禮案。鄭破先儒。而不引其說以破之。此亦尊先儒之法也。

喪服小記。庶子不爲長子斬。不繼祖與禰故也。注云。言不繼祖禰。則長子不必五世。孔疏云。馬季長注喪服云。此爲五世之適父。乃爲之斬也。鄭是馬季長弟子。不欲正言相非。故依違而言曰。不必也。此尊其師之法也。

詩譜序云。舉一綱而萬目張。解一卷而衆篇明。於力則鮮。於思則寡。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。此鄭君著書之法也。蓋後人所賴有古人之書者。於力則鮮。於思則寡也。若穿鑿以爲深。詭祕以爲奇。鋪張以爲博。徒眩學者之耳目。則非君子所樂矣。三國志。高貴鄉公紀。子俊云。鄭園合衆象於經者。欲使學者尋省易了。此知鄭君之意者也。

鄭志云。文義自解。故不言之。凡說不解者耳。詩經疏。孔疏引。此諸經鄭注之所以簡約也。其顯而易見者。少牢饋食禮經。

二千九百七十九字。注。二千七百八十七字。有司徹經。四千七百九十字。注。三千四百五十六字。此據黃氏刻。州本卷後字數。

學記。樂記。二篇。經。六千四百九十五字。注。五千五百三十二字。祭法。祭義。祭統。三篇。經。七千四百六十字。注。五千

五百二十三字。此據張氏刻。州本卷後字數。注之字數。少於經之字數。後儒注經者能如是乎。朱子答張敬夫。孟子說疑義書。過數倍。非先賢談經之體。范蔚宗云。園質於辭訓。通人頗譏其繁。此通人不知為誰。所謂繁者。則殊不通也。蔚宗又云。經有數

家。家有數說。章句多者。或迺百餘萬言。學徒勞而少功。後生疑而莫正。鄭園括囊大典。網羅衆家。刪裁繁譌。刊改

漏失。自是學者略知所歸。然則蔚宗固知鄭之不繁也。

鄭君注經甚慎。如周禮。大宰乃施灋於官府。設其攷。注云。考成也。佐成事者。謂宰夫。鄉師。肆師。軍司馬。士師。也。司

空亡。未聞其考。賈疏云。案鄉師云。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。注云。匠師。事官之屬。其於司空。若鄉師之於司徒。若

然。鄉師是司徒之考。則匠師亦司空之考。而此云未聞者。彼文以義約之。司空考匠師也。無正文。故此云未聞也。

又大朝覲會同贊玉幣。注云。玉幣。諸侯享幣也。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。賈疏云。無正文。故言云也。又小宰

祭祀之聯事。注云。奉牲者。其司空奉豕。與賈疏云。無正文。故云與。以疑之也。觀此。則知鄭注必據經之正文。無正

文。則曰未聞。不敢臆說也。或言云者。蓋前人有此說也。或言與者。以己意揣度也。皆與有正文者不同。故未敢自

以為必然也。賈疏。夫蓋用百二十品。注云。天子諸侯有其數。而物未得盡聞。禮案此未得盡聞。亦必明言之。其篇實如此。○鄭人。掌以時獻為梁。注云。月令季冬。命漁師為梁。賈疏云。案月令季冬。命漁師始漁。天子

親往鄭以此經有梁字。故於月令以義取之。非是月令正文。禮案此雖無正文。而可知其必如此。則又有以義取之之法。不拘泥也。

鄭注周禮。竝存故書今書。注儀禮。竝存古文今文。此後來校書之法也。劉向校書。則如國朝四庫書錄。非但禮

禮之內也。其旁注云。蓋毛包。儀禮。從今文。則注內疊出古文。從古文。則注內疊出今文。此土冠禮。此於己意所不

周無於。但今惟見此一條耳。從今文。則注內疊出古文。從古文。則注內疊出今文。此土冠禮。此於己意所不

從。亦不沒之。周禮之竝存故書今書。亦是此意。段懋堂周禮漢讀考云。鄭君擇善而從。絕無偏執。此二語。真知鄭

學者也。

孔巽軒云。釋鄭君生質之訓。誦周雅教木之箋。所謂受中自天。秉彝攸好。孔提可案。漢學非譌。戴氏遺書序。禮案生質

之訓者。中庸。天命之謂性。注云。孝經說曰。性者生之質。教木之箋者。角弓詩。毋教猱升木。箋云。以喻人之心。皆有

仁義。教之則進也。此二條。說心性最精。巽軒獨能識之。禮記。緇衣。注云。初時學其近者小者。至於先王大道性與

天命。則遂扞格不入。迷惑無聞。此又可與巽軒所論。反證而明也。禮運。故人者。其天地之德。陰陽之交。鬼神之會

人者。天地之心也。五行之端也。其味別聲。顏色而生的也。注云。此言氣性之效也。此鄭

君言性。兼言氣。程子云。論性不論氣。不備。遺書卷六。鄭君兼氣性之說。可無不備之譏矣。

王西莊云。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。方知程朱義理之學。漢儒已見及。程朱研精義理。仍即漢儒意趣。兩家本一

家。如主伯亞旅。宜通力以治田。醯醢鹽梅。必和劑以成味也。十七史商榷。卷六十四。禮謂昔之道學家。罕有知漢儒見及義

理之學者。更罕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者。近時經學家。推尊康成。其識得康成深處。如王西莊者。亦不多也。

華陽國志云。丞相亮時。有言公惜赦者。亮答曰。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。鄭康成。聞。每見啓告。治亂之道備矣。曾不

語赦也。卷七○三國志。蜀注亦引此。澄謂鄭君啓告昭烈治亂之道。其語惜乎不傳。然諸經鄭注。言治亂之道亦備矣。漢

儒通義者數十條。此不贅述。啓告昭烈之語。必有在其內者矣。

鄭君戒子書。自言博稽六藝。粗覽傳記。時睹祕書緯術之奧。澧案六藝。則曰博稽。傳記。則曰粗覽。祕緯。則曰時覩。三者輕重判然。其注經有取緯書者。取其可信者耳。生民詩。毛傳云。后稷之母。配高辛氏帝焉。箋云。姜嫄。當堯之時。爲高辛氏之世妃。孔疏云。春秋命圖序云。帝嚳傳十世。則堯非嚳子。稷年又小於堯。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。張融云。若使稷是堯兄弟。堯有賢弟不用。須舜舉之。此不然明矣。鄭君取緯說精確者如此。後儒多譏鄭君信緯。如梁許懋云。鄭園有參柴之風。不能推尋正經。專信緯候之書。梁書本傳孔沖遠亦云。鄭園篤信讖緯。舜典疏王伯厚亦云。鄭康成釋經。以緯書亂之。因學紀聞卷四皆謬說也。續漢書百官志。太尉公一人。劉昭注云。鄭園注月令。曰。秦官。尚書中候云。舜爲太尉。束皙以此追難園焉。臣昭曰。康成淵博。自注中候。裁及注禮。而忘舜位。豈其實哉。此是不發譏於中候。而正之於月令也。廣徵之。謂未探碩意。澄謂如許懋。孔沖遠。王伯厚。皆劉昭所謂未探碩意者也。

鄭君注經。不信緯說者多矣。後儒疏陋未考耳。如良耜詩。有揀其角。毛傳云。社稷之牛角尺。鄭箋。不據禮緯稽命徵宗廟社稷角握之說。以易毛傳。月令。反舌無聲。注云。反舌。百舌鳥。不從通卦驗蝦蟇無聲之說。二條皆見孔疏何嘗專信緯書乎。

鄭君。先通三統歷。九章算術。迺西入關。事馬融。在門下三年。不得見。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。開鄭君善算。迺召見於樓上。漢獻帝建安元年。鄭君受劉洪乾象圖法。以爲窮幽極微。加注釋焉。漢獻帝云。見鄭君早年善算。至建安元年。年七十矣。猶爲此窮幽極微之學。故疇人傳論之云。如箋毛詩。據九章粟米之率。注易緯。用乾象斗分之數。蓋其學有本。東京諸儒皆不逮也。又云。然則治經之士。固不可不知數學。澧謂國朝治經者。闕百詩。江慎修。錢辛楣。戴東原。皆知數學。其後知數學者尤多。庶乎不愧鄭氏家法也。

鄭君。注禮。又注律。禮。所以爲教也。律。所以爲戒也。注律。卽注禮之意也。晉書。刑法志云。秦漢舊律。後人生意。各爲章句。叔孫宣。郭令卿。馬融。鄭園。諸儒章句。十有餘家。覽者益難。天子於是下詔。天子者。魏明帝。但用鄭氏章句。不得雜用餘家文。帝爲晉王。惠前代律令本注煩雜。但取鄭氏。又爲偏黨。未可承用。於是令賈充定法律。蓋前此尊鄭學。至是。則王肅論禮。賈充定律。司馬氏之私人競出。而張其喙矣。

陶謙。與諸豪傑。移檄牧伯。同討李傕等。奉迎天子。奏記於朱雋曰。徐州刺史陶謙。前楊州刺史周乾。琅邪相陰德。東海相劉燾。彭城相汲廉。北海相孔融。沛相袁忠。太山太守應劭。汝南太守徐璆。前九江太守服虔。博士鄭園等。敢言之。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。後漢書。朱雋傳。漢獻帝時。三公八座。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。雖后父。不可令后獨拜於朝。或以爲當交拜。又子尊不加於父母。公私之朝。后當獨拜。或欲令公朝者。完拜如衆臣。於私宮。后拜如子。不知四者。何是正禮。禮案此蓋三公八座。座訪聞鄭君之語。鄭園議曰。不其亭侯。在京師。禮事出入。宜從臣體。若后適離宮。及歸園。

父母從子禮。通典卷六十七鄭君為處士。而諸豪桀討賊。則引以為重。三公八座議禮。則問以取決。千古處士所未有也。

王粲云。世稱伊雒以東。淮漢以北。康成一人而已。咸言先儒多闕。鄭氏道備。粲竊嗟怪。因求所學。得尚書注。退思

其意。皆盡矣。所疑猶未諭焉。凡有二篇。見新唐書元行沖傳釋疑祭法。鄭注云。有虞以上。尚德。禘郊祖宗。配用有德。自夏已

下。稍用其姓氏。蔣濟難之云。夫虯龍神於獺。獺自祭其先。不祭虯龍也。騏驎白虎仁於豺。豺自祭其先。不祭騏驎

也。如園之說。有虞已上。豺獺之不若耶。三國志。蔣濟傳注。然則鄭君之學。漢末及魏時。有未折服者。王粲始雖嗟怪。後亦

頗折服。若蔣濟所難。則謬妄極矣。有虞氏豈無四親廟以祭其先耶。何憤憤至此。

鄭君有自序。見孝經。唐園宗序。并注。邢疏。然所引寥寥數語。又已見後漢書本傳。洪筠軒經典集林。有鄭園別傳

一卷。皆采之諸類書。其一條云。北海有鄭園講堂。見初學記。卷二十四。其餘亦多本傳所有也。

集聖賢羣輔錄。載二十四賢狀。大司農北海鄭園。字康成。狀云。園含海岱之純靈。體大雅之洪則。學無常師。講求

道奧。敷宣聖範。錯綜其數。作五經注義。窮理盡性也。澄案二十四賢狀。惟鄭君狀之語。最隆重。如荀爽狀。則但云。

究極篇籍而已。凡此語狀。雖云甄表所作。然皆據舊行狀為之。如司隸沛國朱寓。字季陵。狀云。訪其中正無識。知行狀者。然則非甄表所作可知也。

袁纘云。鄭園訓詁三禮。及釋五經異義。並盡思窮神。故得之遠矣。覽其明堂圖義。皆有悟人意。察察著明。確乎難

奪。諒足以扶微闡幽。不墜周公之舊法也。魏書本傳。徐爰云。鄭園有瞻雅高遠之才。沈靜精妙之思。超然獨見。聖人復

出。不易其言矣。宋書天文志一。案此論機衡。蕭子顯云。康成。生炎漢之季。訓義優洽。一世孔門。褒成並軌。故老以為前脩。後生

末之敢異。南齊書劉暉陸澄傳論。禮案南北朝諸儒。推尊鄭學者多。此數條則最推尊者也。

唐史承節。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。雖稱積學。殆若生知。此亦推尊之極。然非妄語也。六藝殊科。五經通義。小無不

盡。大無不備。此亦史碑語。非生知而能之乎。後漢書載戒子益風書云。不為父母羣弟所容。史承節碑。無不字。山左金

范書安加不字。禮案史承節。所見范書。蓋無不字也。碑云。禮堂寫定傳與後人范書。定傳二字。作傳定。亦當以碑為是。

宋林希書。鄭園傳云。聖人之教。尤備於禮。秦悼人道。書灰火。學士厲於坑。遺及漢世。口諷手傳。或山巖屋壁之間。

收拾缺編。折册朽蠹。斷絕之餘。次而成文。猶有篇章。條類明白。其不能完。而少有訛誤。豈能免也。及得鄭氏注。精

徹通透。鉤聯瀆會。故古經益以明世。學者皆知求而易入。識為入之道者。漢諸儒之功。而成之者鄭氏也。其於法

制。更為章明。然當大壞之後。聖人不世。以一人之思慮。欲窮萬世之文。豈不難哉。世之人。指其一二而譏之。遂以

鄭為一家之小學。噫。亦甚愚矣。蓋玩文辭。則薄於經術。抑不思其所為功者。雖園猶有所不敢盡。況無園哉。當漢

之末。姦雄競起。園脫一身於污濁之世。獨全其道。至使黃巾望園而拜。不入其境。嗟夫。歷千百年及此者。迺幾人

尙敢輒訕園哉。宋文鑑卷一。百三十一。一宋人尊鄭君。如林希者不多見。此文有功於鄭學。故呂伯恭。選入文鑑也。

顧亭林。述古詩云。六經之所傳。訓詁為之祖。仲尼貴多聞。漢人猶近古。禮器與聲容。習之疑可睹。大哉鄭康成。探

蹟靡不舉。六藝既該通。百家亦兼取。至今三禮存。其學非小補。國朝人尊鄭君。自亭林始也。

明嘉靖中。罷鄭君從祀孔廟。國初朱竹垞。著鄭康成。不當罷從祀議。其後復從祀。

世宗憲皇帝諭云。鄭康成。醇粹深通。見會典卷三自是以來。儒者尊崇鄭學。朝廷風教為之也。李文貞榕村語錄云。東漢人物。

獨立名節。衣冠言動。都少破敗。便道是吾儒盡頭。鄭康成輩。博聞強記。著書立說。雖按聲向。以為是吾儒高流。所以自漢至唐。一貫之義。何曾明白。卷四此猶有卑視鄭君之意。白雍正乾隆以後。譏鄭君者。雖尚有之。然甚少矣。

姚姬傳云。鄭君康成。總集其全。綜貫繩合。負閎洽之才。通羣經之滯義。雖時有拘牽附會。然大體精密。出漢經師

之上。又多存舊說。不掩前長。不覆己短。觀鄭君之辭。以推其志。豈非君子之徒。篤於慕聖。有孔氏之遺風者與。鄭儀

堂記。趙峯崧云。北朝治經者。多專門名家。蓋自漢末。鄭康成。以經學教授門下。著錄者萬人。流風所被。士皆以通經

績學為業。而上之舉孝廉。舉秀才。亦多於其中取之。雖經劉石之亂。而士習相承。未盡變壞。故北朝經學。較南朝

稍盛。廿二史劄記卷十五。禮謂為漢學者。尊鄭君或有私見。趙姚二君。非漢學之派。而其言如此。是公論矣。

孝經正義。序云。魏晉朝賢辯論時事。鄭氏諸經。無不撮引。此劉如幾語。見文苑英華卷七。禮案不獨魏晉為然。南

北朝議禮者。尤多引鄭說。見諸史及通典者。不可勝舉也。蓋自漢季而後。篡殺相仍。攻戰日作。夷狄亂中國。佛老

蝕聖教。然而經學不衰。議禮尤重。其源皆出於鄭學。即江左顧遵王肅。然王肅亦因讀鄭君書。乃起而角勝耳。然

則自魏晉至隋。數百年斯文未喪者。賴有鄭君也。

鄭小同。學綜六經。行著鄉邑。色養其親。不治可見之美。不競人間之名。三國志。高貴鄉公。紀注引華歆表。鄭君有此賢孫。而為司

馬昭鶴死。同上注引。魏氏春秋。哀哉。

經義考。承師類載鄭康成弟子。王基。崔國。國淵。任嘏。趙商。張逸。冷剛。田瓊。晁模。焦喬。王權。鮑遺。陳鏗。崇精。此竹垞

表揚鄭學之意。竹垞所考有孫康今削去。盧承望實操風。其未載者。汜闕履見鄭志。當補。又三國志。程秉傳云。逮

事鄭園與劉熙。考論大義。崔園傳云。結公孫方等。就鄭園受學。孝經。唐宗序。並注邢疏云。宋均。詩譜。序云。我先

師北海鄭司農。則均是園之傳業弟子。竹垞皆未考及也。張逸與鄭君同縣。鄭君娶以女弟。逸官至尚書左

經義考。又載治鄭氏易者。許慈。澧案三國志。許慈傳云。師事劉熙。善鄭氏學。治易。尚書。三禮。毛詩。論語。非止治易

也。程秉。逮事鄭君。與劉熙。考論大義。許慈。師事劉熙。善鄭氏學。則劉熙似是鄭君弟子。熙。北海人。固宜受學於鄭

君也。三國志。薛綜傳云。從劉熙學。則綜與慈。皆鄭君再傳弟子矣。又姜維傳云。好鄭氏學。然不言其何所師受。卻

正論維。樂學不倦。清素節約。一時儀表。維天水人。與北海相去甚遠。而好鄭學。鄭學所及者遠矣。又孫乾傳云。先

從事注。采鄭園函云。為鄭君所知。不知其嘗受學否。

孫叔然。授學鄭康成之門人。稱東州大儒。徵為祕書監。不就。王肅集聖證論。譏短康成。叔然駁而釋之。三國志。鄭

君卒於建安五年。叔然不及授學。蓋其年尚幼。後二十年。而魏篡漢。叔然猶中年耳。而遂不仕魏。其高風峻節。可

想也。通典。卷九十九。載或問。長吏遷在傳舍而死。彼迎吏未至。此二國吏。服誰當輕重。孫叔然曰。雖出傳舍。固當以君服之。彼迎吏。依娶女有吉日。夫死。斬練甲。既葬除之。孫叔然。雖禮。禮惟見此條。或尙有之也。

東塾讀書記卷十五終

東塾讀書記 卷十五 鄭學